



风从羲皇故里来

□ 牛 勃

一次次走进伏羲庙，看着苍劲的古柏直插云空，蔚蓝的天空被枝叶分割成一块块图案，先天殿、太极殿不算很高，却莫名有一种巍峨与雄伟、浑厚与庄重。静立在伏羲庙，我的思绪恬静得像一个匍匐的婴儿，聆听来自地心的声音。伏羲庙有着“中华第一庙”之誉，其古老建筑如流动在时光里的一阵清风，轻轻拂过游人，让人们在心灵的洗礼中，安享午后那缕暖阳。

卦台山来过不止一次，一步步缓缓拾级而上，这段不算漫长、不算高峻的路，在此刻显得格外悠远巍峨。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云，卦台山——这座用阴阳，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，用乾坤坎离巽震艮兑演绎天地变化、万物轮回、阴

阳交替的灵山圣境，它所开创和象征的是一个时代亘古的辉煌。

迈着拜谒和探寻的脚步一次次来到古风台，有好多次，我竟不觉陷入一种恍惚——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只风中的小鸟，正围绕着古风台盘旋。我不知道华胥是如何履大人之足感而有孕，也难以想象五只色彩斑斓的凤凰曾以怎样的飞鸣，迎接那个伟大生命的诞生。但我知道，正是眼前这片黄土，脚下这一黄土累积的高台，如巨人摊开的手掌，托举出中华始祖最早的身体。千年时光流转，万物在白云苍狗间变了模样，五凤早已飞逝，只留下一段美丽的传说；风台静了，让风姓划破时空，成为穿越亘古的故事，代代相传。

历史的云烟飘过千万年的漫漫长路，伏羲庙、卦台山、古风台成为岁月的结晶，成为历史留在天水大地最浓重的投影。每逢盛夏，当海内外中华儿女满怀赤诚之心汇聚天水，齐聚伏羲庙时，那一把把古筝像轻盈的鸽子，像来自古风台的凤凰，将伏羲的智慧与福泽撒播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。伫立庙前，望着络绎不绝的朝圣者——或深深鞠躬，或虔诚叩首时，我总在思索：是怎样的力量让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紧密相连？在这里，没有地域之别，没有言语之差，有的只是一颗心，唯有那颗认祖归宗、寻根问祖的赤诚之心——每个人都是龙的传人。

时光回溯至天地初开之时，在天水

的苍茫群山中，伏羲带领我们的先民披荆斩棘，从蒙昧洪荒中开辟出一条通向文明的道路。

作为三皇之首，伏羲的伟大发明和创造，几乎涵盖了上古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；他以阴阳阐释天地万物、用对立统一推演宇宙变化，让中国哲学自诞生就沐浴着神圣之光。伏羲被称为始祖、羲皇、人宗，这些人世间最光辉的称谓正是对他的礼赞，因为，他本身就是智慧与光明的化身。

从古风台、卦台山、伏羲庙，到神州大地的一个街巷村落，“龙的传人”这个身份将亿万中华儿女的血脉紧密相连。

羲皇故里天水，伏羲的智慧灵光从这里绵延四方，穿越千年的时光。

《伏羲创世》(节选)

□ 汪 涠

追问

伏羲站在山坡上，对着太阳发问：“您从西方落下，怎么能从东方升起？”我昨想也想不明白，请您告诉我其中的奥秘。太阳默默无语，只是向他洒下无尽的温情。

伏羲面对一棵参天大树发问：“您的叶子黄了落了，为什么还能长出绿叶？”大树静悄悄的，只是向他撑起绿荫。

伏羲蹲下来，对着小草发问：“是什么给了您力量，让您钻出地面？”小草沉默不言，只是给他送来缕缕清香。

伏羲站在岸边，对着河流发问：“您从哪儿来？要流到哪儿去？”河水哗啦啦地说话，可惜他一句也听不懂。

伏羲站在高山上，仰头发问：“老天，您将天地间的奥妙藏在哪儿？请拿出来让我看一眼。”天空无言。

一阵大风，刮起伏羲的长发，如一团忧郁而沉重的浓烟。

伏羲仰望着苍天，大声发问：“您——是——谁？”苍天吞没了他的声音，露出一副看不透的深邃。

他叩问对面的大山：“您——是——谁？”大山则反问道：“您——是——谁？”

在大地湾博物馆

□ 张月亮

大地湾博物馆陈列柜里
三颗石球
替一个时代，留了下来

这是一个中午
我们的先民狩猎回来
已收割完最后的黍
在树荫下制骨刀
为自己的稚子打磨小石球

河畔嬉戏的孩子
把它抛起，又接住
在河滩上
用树枝画下大风，飞鸟
和落日

大地是一张平铺的纸张
他们在上面书写火，房舍
练习最初的生存术
那些孩子穿兽皮，看见的星空
是未被命名的，自由的星空
他们有最蓝的天最白的云



藉河之韵

□ 赵会宁

夕阳下的藉河，由西向东穿过黄昏，宁静像种子萌发般散在了山谷里。风若有若无，游人不急不躁，大理石筑的栏杆临水而立，用纵横的灰白色写出一行韵文。这语言映在水中，水里也有了一道渐渐柔软下来的深色栏杆。

独行的，步履平稳，昂首时，眼里蓄着一汪泉水。偶尔停下来时，只是扶栏杆而望——目光抚向满披细密皱纹的河面，心是否也正被流水轻柔地熨平？站得久了，确乎会产生一种感觉，只觉得整条河都涌了过来，顺着脚踝漫进血管，流遍身体，某一刻，周身恍若空如河床。

三五结伴的，并无喧哗，语言是一粒一粒的，尽管风有时很调皮，但细数都能数得清。在藉河边，就说藉河的水、藉河绕着的山，或者说一棵棵树，一棵棵百年、千年以上的树，或者说盘踞闹市区的文庙和南北宅子。当说起西关里的伏羲庙时，藉河平静无波，一座城都在侧耳倾听……

一群鱼闯进来。

此刻，一栏之外的堤坝下成了

鱼的天下。

成对的，并排游过来，停下来时，圆口微张，两鳍轻扇。突然，一只一个摆尾，腰身向外拱成弧线，绕过旁侧的同伴，画起了圆。另一只也是一个摆尾，头向内侧一倾，腰身向外也拱成弧线，相向在内侧画起了圆，藉河水流成了“S”形。成群的，在前面一条大鱼的带领下，首尾相接，沿堤岸游成直线。那些寸许、两寸、三寸的，就游走在两条大鱼之间。领头的只要一折身返回，后面的依次效仿，堤坝下又是一个“U”形。

堤岸就那么长，一河的鱼怎么能全聚在一个平面上呢？于是，上下也隔了一一页纸的间隔，鱼儿们分层在不同平面做起了相同的运动。是不是同一族群的呢？只见有几尾近半尺长的红色鱼儿也在其间穿梭着。

一栏之隔，鱼在栏内嬉戏，人在栏外驻足，水流在脚下，又流在心里。

路经一处浅滩，滩上枯草与新绿交杂，一道道暗流从草根上流过。看不见蛙，只有蛙声从草间蹿

麦积烟雨

〔中国画〕

段一鸣 作

秦州古巷拾光

□ 赵瑞瑞

秦州多古巷。随便一条街道，就能分叉出几条巷道来。

最有特色的巷子有两条，一条是澄源巷，一条是育生巷。

有人告诉我，澄源巷就像一位穿着古装的老学究穿行于现代人群中。一开始我有点不太相信，见过之后我信了。

澄源巷身处闹市，却保留着明清以来的街巷格局。穿行其中，好似回到百多年前的秦州城，一种悠然、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同时，它又是活色生香、热气腾腾的。这条巷子几乎能买到所有简单的生活用品。在这里，我经常能看到，时近中午，忙碌了一早上的摊主，端着结结实实的一碗面，再配上一壶热腾的浓茶，就是一顿丰盛的早午餐。那茶泡得极浓，从壶里倒出来时，一派厚重的焦黄之色。最难得的是他们眉目间的那一片喜悦，那种乐天的生活态度，孩童时我在爷爷身上感受过，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进入巷子深处，门店稀少了。民居的大门很旧，黄泥土墙裸露在外。不时有老人，在门口支起一张小方桌，闲话常，喜乐融融。

巷子避风，冬天，雪落下来，无声无息。有一年元旦，我和几个同学看电影跨年。散场后，饥肠辘辘，有人提议去澄源巷吃碗炝锅面。时间已过午夜，巷子里的店铺早就关闭了，几盏路灯若明若暗，发出昏黄浑浊的光线。几小时前下过的雪，躺在青石板路上，纹丝不动，被路灯一照，氤氲出一片水汽。

民居烟囱里的炊烟，飘逸出市井的烟火味。巷子逼仄，视野不够开阔，但足够恬静，可以任人的思维自由切换，在同一场景，同一瞬间，抵达浪漫与现实的两极。

我最初对育生巷的认识，完全缘于美食。那里有著名的“呱呱”店。一碗呱呱，搭配一份黄馍和杏茶，就是奢华套餐。我常常约了舍友，周末专门跑过来，吃一份。巷子并不长，从南走到北，只需几分钟。小巷里的门店是很低矮的那

微雨欲下未下，四月的天色空蒙，空气湿润，阳光敛去，却衬得梨花素白，杏花灼红，樱花娇粉……伏羲庙予我的不只是一个春天，更是华夏文明的亘古绵延，是龙马精神在血脉中的代代相承。

伏羲庙院落重重相套，四进四院，宏阔幽深。入院，苍翠欲滴的侧柏丛中间就挺立着一棵高大粗壮的树，有标识说是侧柏，一人合抱不了，木质的干笔直地通向天空，似乎是立起的独木桥。我吃了一惊。抬头望，树冠有五六人高，蓝天纯净的底色上，绿叶葱茏，来自天空的光芒，都须经过细细的筛选。

进入第二院是伏羲庙正殿。二十几棵古柏挺立。千百年来，古柏从亭亭如盖到现在直插云霄，从不盈一握到合抱之木，有两棵已经承受不了岁月的重负，倾斜了，树冠已经垂到伏羲庙正殿的房顶上，人们给它砌了砖石的支柱，它便在房顶上开枝散叶。

一院子的古木，都在八百年以上，有两棵是一千年的。那些柏木的干，不像其他的树，被树皮紧紧包围，哪怕树皮皴裂成一块一块的，也有千沟万壑的裂缝，但是总感觉有一种保护，年轮神秘。这些古柏树，本色的木质接受了千年的太阳和风雨，形成了千沟万壑的深深裂隙。我抚摸一个个粗大的干，仿佛看见了遥远的过去，先祖的智慧和先人的膜拜。古木就是有生命的碑，木纹深处，不是有年轮吗？年轮的最早处，一定也是这样的春天。在水边、在黄土岸，有一个民族的文明开始生长……

有导游站在门槛边，指着伏羲庙脊上的一枝柏树枝，讲给大家听：“看，它的样子就像一条飞翔的龙。”仔细看，真的，恰似一条龙，从树枝间飞起。回头之际就看见了匾额上笔锋飘逸的“龙神”二字。

后面两个院子里也有古柏，但加了花树和花卉，甚至是美丽的荷包牡丹，此时正在打包，瓷实而圆润，与古木的庄严竟有神奇的和谐。古柏树静静地伫立，像极了庄稼地里定定站着的农人，正在看天识云、看雨，此刻也正定定地看着我们这些在树下的人。身边带着朋友的孩子，于是我轻声地向这个孩子开始介绍了一个人，就是伏羲——在展览馆，从第一幅画开始，我一幅一

幅耐心地讲伏羲的故事：是他带领着先民赶退洪水，结网记事，发明历法，制定婚姻的礼节、尝药草……这时候所有古柏村庄严肃穆，如我此时虔诚的心情。

我默默地读着伏羲庙里的碑文，每一块石碑都沉甸甸地镌刻着对伏羲的追忆，有历代名士的题字，一勾一画间都难掩一份自矜——仿佛能在此留下墨宝，本身就意味着莫大的荣光。转入大殿，古色古香质朴无华的木雕，却显现着一种古朴拙素的繁华。殿柱上对联醒目：“立极同天，德合乾坤，万世文祖；开物成务，道传今古，百王仪则。”笔力千钧。我站在殿内，一股无比的自豪和崇敬如滔滔之水在心中汹涌升腾。

伏羲庙里的葱葱古柏，与斑驳的对联、古老的砖雕，还有那些如泥土一样质朴的雕花的窗，共同勾勒了一张沧桑而敦厚的文明面孔，它们围拱着伏羲大殿，一起站成了亘古的永恒。

我深深地鞠躬，我嘱咐自己记住此刻。

秦州古巷拾光

□ 赵瑞瑞

种，宽大的门头压在上面，从开着的大门里望进去，院子里摆着旧桌椅、旧水缸，还有一些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场的旧物件，很像童年时农村的家。

早些年，我曾在育生巷的同学亲戚家借宿。因为这种机缘，我才有机会看到古民居里面的生活。院子很小，但还是开辟出一块不大的花园，两棵冬青树青翠欲燃。三四间房子也小巧玲珑。院子西南角上，自己搭建了一个简易厨房，小小空间里置放着最简单的炊具。

那是深秋，天有点阴冷。主人招呼我们坐在院子里吃火锅。菜煮进锅里，热气升腾起来，便不觉得冷了。吃了很多，也聊了很多。一顿火锅，吃得亲切随意。

如果不是进来过，我一定不会想到，城中的古民居，竟然会给你漫长的安心。倘若一个漂泊的人进来，他也许能找到停泊的港湾。

因为那次探访，我对城里的古巷有了莫名的喜爱。后来，不管有事没事，周末和寒暑假我总喜欢来市里，沿着那些小巷逛逛，深入了解那些古巷的来历及其历史掌故。我给自己定的行走路线不重样。没用多久，我的足迹已几乎遍布城中所有的大街小巷。

几年后，我每天上班下班都要从澄源巷步行而过。夜晚或清晨经过，偶尔传来“吱呀”一声，那是旧门板被推开的声音，像老唱片机的喑哑，惊醒了瓦片上的露珠。

